



## 醫學研討會

南投林醫師厝裡飼一隻幼狗，因為是烏色的，個攏叫伊 Khú-lò。講是林醫師飼的，不過大部份攏是先生娘咧照顧，毋管是放屎尿，抑是食二頓…，攏是先生娘咧發落。Khú-lò 誠好命，家己躑一間袂輸人咧躑的別莊，平常時，伊食的狗飼料、狗罐頭攏是進口的、上好的，先生娘共伊飼甲肥軟仔肥軟；伊倚佇林醫師別莊的上後壁間，內底面啥物狗的 退物逐項有。個若去上班，Khú-lò 就家己一个躑遐耍伊的 退物；遐的後壁門有一个細空的狗仔門，利便 Khú-lò 會當家己出去後花園走從俗放屎尿；驚伊走出去外面拍毋見，個閣疊一个低低的牆圍仔共花園圍起來，講是花園，頂面也無種甲半蕊花，彼是全部用草皮鋪起來的草埔仔，會當予伊佇遐自由自在從來從去。

先生娘真疼惜伊，逐工透早攏會 出去附近的公園 lau-lau 咧！了後才行去診所鬥相共。下班轉來，第一件代誌就是去看 Khú-lò，順繼共掌掌、耍耍咧。

有一工，伊全款透早欲 Khú-lò 出去散步，毋過伊 sian 揣都揣無 Khú-lò 的影跡。伊喝講：「害矣！害矣！Khú-lò 走無去矣！林醫師！你敢有看著 Khú-lò？我緊來去厝邊頭尾問看有人看著無？」

林醫師應講：「我無看著呢！咱趕緊來揣看覓咧。」

連林醫師都走出去鬥揣，不管個二人按怎揣就是揣無，落尾只好 lok-sōm-lok-sōm 行轉去上班。平常時體力誠好的先生娘煩惱甲無精神做工課，頭殼底思念念著 Khú-lò，便若患者來掛號，就共拜託鬥揣 Khú-lò。到暗，猶是無看著伊的影跡，為著 Khú-lò，先生娘彼暝 sian 睏都睏袂好勢。毋過，第二工的暗暝，個二人共診所的鐵門掙落來，行轉去倚家，鐵門一開，Khu-lò 已經倚佇厝內咧歡迎個翁仔某，這時先生娘的目頭才開--開，隨從去共抱佇心肝頭惜惜咧。

自從彼擺了後，這款代誌三不五時就出現一擺，久來，先生娘就感覺慣勢慣勢矣。

到底 Khú-lò 每擺攏出去外口創啥呢？敢干焦好玄出去 lau-lau 咧？先生娘逐工都有伊去散步矣；敢會感覺攢了無夠腥臊，出去揣閣較好食的？抑是生理需要，出去揣男朋友……？無人知。

有一暗，個二人看病了，轉來厝裡。林醫師共 Khú-lò 抱起來耍，無意中摸著伊的腹肚，感覺真懷疑。伊就越一个頭向個某講：「Khú-lò 敢會有身矣？你共摸看覓咧。」

先生娘當咧攢飼料欲予 Khú-lò 食，伊一聽著有身矣，煞驚一逃，緊倚過來摸看覓。

「有影呢！腹肚遮大著，凡勢有身矣？毋過咱攞共關佇厝內，哪會大腹肚？敢講每擺離家出走攞是去揣伊的……。」

自從 Khú-lò 有身了後，先生娘就叫人共花園的牆圍仔疊較懸咧！無愛予伊家己一个走出去創 -- 啥。

阿成昨暝晏暝，猶倒佇眠床。毋過，客廳彼頭的電話雄雄噠起來，伊那掙 (juê) 目調那從去接電話。

「Khóo--sáng 是 bô？」

「是啊！早！你敢是林醫師？毋知有啥指教？」聽著客戶的電話聲，阿成應甲足緊。伊猶毋捌遐早接著客戶的電話，當當 (tng-tang) 咧懷疑時，電話彼頭閣出聲矣！

「是啦！我是林醫師。你明仔載敢有聞？我想欲知影恁公司有啥新藥仔。」

「好矣！毋知啥時陣較利便？」阿成繼喙問。

「全款下晡二點遐才有聞。」

「Tāi-tsiòh-bù(無問題)！準時到。」

阿成喙是應甲誠緊，毋過，心內真懷疑，伊毋是頂禮拜才叫一大堆藥仔爾，哪有遮緊就用了矣！敢講伊欲用啥物新藥？佇進前我定定共伊介紹公司的新藥，敢講伊想欲採納矣？是講欲用新藥嘛毋免遮早敲電話矣！話閣講倒轉，若欠藥仔，攞是個某咧叫，若無，嘛是護士咧叫，按怎輪嘛輪袂著醫生家己叫。敢講有啥要緊代誌才著？

林醫師生做誠緣投，漢草懸大，是真緊會予查某因仔 sannh 著的查埔人；佇南投地區開業，患者誠濟；一工看二、三百个患者是真四常。伊咧看患者時，頭殼頂戴一頂白帽，

外面閣套一組耳鼻喉科專用的探鏡；喙罨共伊的喙恰鼻嵌牢咧，身軀穿一軀 (su) 醫生專用的白衫，共規身軀掩甲密弼弼，你根本都看袂出伊是啥人。毋但按呢，伊一工愛看遐濟患者，無閒甲無時間擔 (tann) 頭看患者是生做圓抑扁。伊上濟問你叫啥名？佗位無爽快？伊那問那共你做治療。你若嚨喉無爽快，伊就叫你喙開開，佇嚨喉遐噴 1 寡藥水；你若塞鼻、流鼻水，就共浸藥水的棉仔枝插踎你的鼻空。治療後，伊會叫你坐踎治療椅遐小等一下，伊先徙去隔壁隻的治療椅去處理後一个患者，處理好才閣轉來開藥單予你。逐工對早起八點半無閒到下暗十點，伊就是按呢來來去去做全款的工課恰動作。

隔轉工，中晝十二點外仔，阿成猶是真懷疑來到診所等。雖罔昨昏二人是相約下晡二點，毋過，這是伊的習慣，伊知影檢采對方有啥要緊的代誌欲參詳，而且對方閣足無閒咧，袂使共伊耽誤著。

林醫師看著阿成已經坐佇外面咧等，就共伊使 (sái) 一下仔目尾，愛伊小等一下，診所內底量其約仔猶有二十外个患者咧等。

誠無簡單，下晡二點半，林醫師看了上尾一个患者，就喊 (hiàm) 助手先去後面灶絞食飯，這工先生娘無佇厝裡。

「恁先去食飯，共我留一碗飯恰一寡仔菜就好，毋免等我。我有一寡代誌欲恰 Khóo--sáng 參詳。」

講煞。林醫師越頭對阿成講：「Khóo--sáng！歹勢！予你等遐久。」

伊人誠客氣。

「毋通按呢講！這是我的工課，應該的！應該的！毋知有啥指教？」

林醫師誠無閒，伊開喙直接講：

「你頂擺介紹的彼項新藥，我研究了後，感覺袂稔，你幫我寄一萬粒來。But I wanna have a wonderful holiday to relax myself. Please arrange it for me.」(毋過，我想欲放鬆一下，勞煩你鬥我安排)。

雖罔伊用英語咧講，嘛是講甲誠細聲，就是驚予伊的助手聽著去共先生娘講。

阿成 sian 想就想袂到伊落 (làu) 英語，雄雄驚一趔。伊警覺著這項代誌的敏感性，就共伊的聲調降甲上低，伊全款落英語，伊講：

「No problem ! It' s my pleasure ! How many days ? 」( 無問題！這是我的榮幸！欲幾工？ )

「Three days will be perfect. 」( 上好是三工 )。

「好！再會！」阿成心內已經有譜矣！因為林醫師連價數都無問就叫一萬粒的新藥。一粒三十五箍的藥仔佇彼當陣算是真高貴；一萬粒就三十五萬箍，伊彼個月的業績就撚 (liàn) 起來。

「再會！」

兩人敢若是對方腹肚內的蛔蟲 (bīn-thâng)，講無幾句就知影互相的需求。

林醫師是阿成的大主顧，每一冬攏共阿成買袂少藥仔，二人接接 (tsih-tsiap) 欲一冬矣；毋管有訂單抑是無，阿成逐個月都來拜訪伊，有時陣一個月來幾若擺，參伊破豆 (phò-tāu)，講二句仔嘛好。

南投地區其他診所的生理攏無林醫師的好，阿成拜訪了客戶，就攏愛閣等點外鐘，才會當恰林醫師 say hello。拄頭仔，阿成較古意，攏枵腹肚咧等林醫師，枵甲胃潰瘍。後來，伊變巧矣！會曉先食飽才來等。自伊做業務以來，到今猶毋捌用英語咧講代誌，毋過，這擺真正無全款。

接著這攤生理了後，阿成歡喜甲擋袂牢。伊隨敲電話共臺中分公司梁經理報告這個好消息，誠拄好梁經理猶佇公司。

「經理伯！你猶佇公司！你莫走！我隨轉去公司揣你，有要緊的代誌恰你參詳。」阿成歡喜甲講話轉大聲。

梁經理聽著阿成這款的聲調，掠準伊真正有要緊的代誌，就留佇辦公室等伊。

梁經理看著阿成從入來辦公室，開喙就問講：

「是啥大代誌？電話中講甲遐衝碰 (tshóng-pōng) 著？」

阿成歡喜甲二句做一句講：

「無…無…無啦！ Ah 就南投彼个大客戶欲買一萬粒的新藥仔啦！」

阿成講甲若大舌的！

「哇！ Hoo-sái-lê(好厲害)！一萬粒的新藥仔是 35 萬箍的訂單，你入公司猶無到一年，有才調佇開業醫提著遮大的訂單，真正有！」

梁經理看著新人的業績大船入港，誠歡喜！隨喙共伊呵咗，閣繼喙問講：

「人客敢無啥物要求？」梁經理已經是藥界的老先覺，伊知影佇開業醫欲提著遮大的訂單，客戶有時會討東討西。

「有啦！伊講愛替伊發落三工輕鬆的節目，伊規工看遐濟患者，誠忝！想欲放鬆一下。」

阿成就量其約仔共拄才的情形講一遍予經理聽。

經理問講：

「你敢有啥 idea？」

社會猶行無透的阿成想規晡嘛想無步數，只好勞煩經理鬥想。

「經理伯！猶想無呢！就拜託你鬥想一下。」

梁經理佇辦公桌仔邊行來行去，正手佇頭殼頂掌來掌去，一時嘛想袂出有啥齣頭會使來予这个大客戶歡喜三工。落尾，伊只好講：

「我也是想無。伊是中部人，三工的齣頭若安排佇中部較無合，安排踎臺臺北應該較妥當，所以，這款的工課就愛交予臺北總公司遐的老劍仙來發落，才有法度。我來敲電話予臺北臺北的謝經理，勞煩伊共咱鬥發落一下，伊定定咧 àn-nāi 人客，佇這方面誠有經驗。你先共三十五萬箍的訂單發出去較要緊，若無，過二工仔，客戶若來取消這張訂單就無彩矣。」

「著……著……著！我趕緊來開訂單較有影。」

阿成就先坐落來寫訂單，寫了後交予經理簽名。經理看著訂單頂面的價數，驚一越，開喙問講：

「咱這味新藥仔定價是一粒三十五箍，毋過會使買二送一，贈送到一粒二十三箍。你賣這款的價數，敢袂傷懸？」

阿成聽了後，想一下仔，就沓沓仔說明予經理聽。伊講：

「經理伯！這我想過矣！我共林醫師紹介這味新藥仔已經半年外，最近一擺，伊共我問起價數時，我就小可感覺伊會買。一開始，我毋才共開價一粒三十五箍，並無落(làu)底價一粒二十三箍予伊。」

雄雄有一通客戶欲揣阿成的電話，伊走去接了後，才繼落去講：

「好佳哉！進前無落底價予伊，林醫師這擺叫藥的價數就是一粒三十五箍，人講：剗頭的生理有人做，了錢生理無人欲；閣講：龜皮龜內肉。毋過，咱也袂共人客偏(phinn)，這擺的差價就會用佇客戶身上。」

「婿啦！你毋但做生理，閣真拍算！做代誌閣想甲誠十全。你日後會出脫。」

經理共伊呵啉甲觸舌。

三工後的早起，阿成接著林先生娘的電話。

「Khóo--sáng 早！你哪會一擺寄遐濟藥仔來？林醫師也毋捌用過這項新藥仔，一粒三十五箍呢！價數哪會遮懸？一萬粒就三十五萬箍，成本遮懸，是欲按恁共患者收費？」

阿成提著這張訂單了後，歡喜是歡喜，毋過，伊知影先生娘會有意見，三十五萬毋是一個小數目，而且是毋捌用過的新藥；照理講就是欲用，嘛愛對幾百粒開始試用起。毋過，林醫師有伊家己的想法。

「先生娘 早！歹勢！歹勢！我知影你接著遮的藥仔一定會驚一越！」

阿成先共先生娘注一枝預防射，了後，閣喘一下仔大氣，繼續沓沓仔講來。

「先生娘！這是一味新藥，伊是第二代的抗生素，殺菌的效果真好！一寡第一代抗生素剷袂死的細菌，伊攏有法度共剷死了了…。」

阿成共伊這一年來所學的功夫盡展出來，想欲來說服先生娘。叫藥仔的權力搵佇先生娘的手裡，若無法度來說服先生娘，阿成這個月的業績就硬篤囉！伊繼續講：

「先生娘！我已經提足濟這味藥仔的文獻予林醫師，伊嘛研究真久，對阮這味藥仔誠有信心。先生娘！請你放心。」

阿成開喙合喙攏是先生娘，想欲予伊好印象。

聽著阿成講袂煞，先生娘趕緊插一句話。伊講：

「試用新藥仔嘛無人一擺買遮濟。咱愛先對成 (tsiânn) 百粒試用起，若好用，才叫較濟咧！按呢毋才著。」

聽起來先生娘敢若有意見。這時陣，阿成開始緊張囉！伊緊繼落去講：

「先生娘！你講了無毋著，毋過請放心！佇舊年，臺臺灣足濟教學病院就咧用阮這味新藥仔，遮的醫生用了攏呵咭甲觸舌，一寡往過剷袂死的細菌，伊攏有法度共伊剷死，也有通過美國 FDA 的認證，這敢若是美國 FDA 共咱掛保證，你放心。先生娘！咱電話中講較袂清楚，明仔早起，我當面來你的診所說明會較詳細，毋知有閒無？」

「好！你明仔下晡三、四點遐來診所，彼時陣患者較少。」

「好矣！再會！」阿成應了足緊。

第二工早起，食早頓的時，先生娘揣機會佻林醫師講話，伊講：

「著啦！我有一項代誌欲佻你參詳。」

「啥代誌？」

「正義仔！咱昨昏收著快治藥廠的一萬粒新藥仔，這你也毋捌用過，哪會一擺叫甲遐濟？三十五萬箍呢！」

林醫師共喙裡咧哺的食物吞了後，手裡的箸並無園落去桌頂，伊沓沓仔回嬌某的話，彼雙箸就綴伊的手勢弄來弄去。伊講：

「嬌某的！歹勢！這件代誌我煞綴喙裡的飯粒吞落去腹肚，本底欲共你講，講甲袂記得，雄雄予你捎無摠。毋過，你安啦！這味新藥仔是我敲電話共 Khóo--sáng 注文 (tsù-bûn) 的，伊的文獻我已經研究誠久矣！真濟同窗嘛用過，個攏呵咾伊的效果；而且全國有真濟教學病院咧使用，臨床報告的效果是無話講的，毋管是對『革蘭氏陽性菌』抑是對『革蘭氏陰性菌』的殺菌能力是無地比的，伊的…。」

林醫師真疼個某，佇厝裡，攏叫伊「嬌某的」。伊足想欲使用這味藥仔，毋才共這味紹介甲比藥廠的代表 Khóo--sáng 閣較詳細。

先生娘是讀商科出身的，對藥理也無啥捌，聽個翁講甲張張長，敢若鴨仔咧聽雷—聽攏無，而且個翁看起來誠有自信，伊就無閣講啥話。毋過，干焦想著遐的藥仔遐濟錢，若無閣唸二句仔，心肝頭嘛礙虐礙虐，伊擋袂牢繼續閣講：

「無，你嘛買較少咧！先買一千粒就好，若用了會合，咱才叫較濟咧。」

「嬌某的！你放心！我對這味藥仔了解誠濟，若準講用袂合，咱才共賸的退轉去就好，你哪遐條直著。」

先生娘看個翁婿遐堅持，對藥仔閣外行，講袂贏伊，就無閣講啥。食飽了，吩咐 oo-bá-sáng 今仔日欲買啥物菜了後，就行對診所的藥局內鬥相共。

彼暝，阿成想規暗，想講欲按怎巴結先生娘，想攏無。上尾仔，伊敲電話問前一个負責南投診所的同事阿仁；阿仁佇南投地區的開業醫做幾若年，誠了解遐的大客戶。阿成若有啥疑難雜症，攏會問伊的個師父（父公司的文化是師徒制，較資深的就是師父，資淺的就是徒弟）。

「師父！歹勢！遮晏矣敲電話共你攪吵。」

阿仁平常時慣勢晏睏，倒手擲電話，應講：



「阿成！你遮晏猶未睏，有嗰好空的？」

阿成接落去講：

「師父！借問一下，你做南投開業醫遐久，林醫師個翁仔某你上熟，想欲請教你，毋知個某上俗意啥？」

「Oó！我知影！你是想欲巴結先生娘 honnh？是毋是為著前兩工仔彼張大訂單？」

阿成正手佇頭殼頂掌咧掌咧，笑笑仔應講：

「是啦！你也知影！」

講二句仔話了，阿仁的精神來矣！伊共聲調換懸，回講：

「這馬全公司的大大細細攏嘛知影，聽講幾若个經理開會咧研究欲按怎來發落林醫師的假期呢。」

聽著阿仁按呢講，阿成煞驚一趔，伊嘛綴咧大聲講：

「Uǎ！你比我較清楚，我攏毋知。」

「若無，我欲按怎做你的師父？」阿仁講了，心內感覺有淡薄仔臭場。

「講嘛有影！你加我遐資深著。著啦！你猶未共我講先生娘俗意啥物。」阿成驚講傷久，共欲問的代誌就按呢袂記得。

「伊生做瘦抽瘦抽，身材袂稔！皮膚真幼。誠斟酌伊的皮膚，伊上俗意名牌的保養品。」

「我知矣！多謝師父！我欲來去睏矣。」

講了，阿成就躡入去棉被裡歇睏，反(píng)來反去，毋知反偌久才睏去？

隔轉工早起，阿成去到公司，先寫報表、開訂單…，共固定的工課發落好勢，就招

經理欲去百貨公司揀化妝品，伊特別斟酌皮膚的保養品。毋捌買過化妝品的阿成，佇化妝品的格仔頂是一罐比過一罐，誠頂真。上尾仔，伊揀一个世界名牌閣上貴的，一擺買幾若罐。

經理誠斟酌伊咧創啥。

「你哪會知影先生娘保養皮膚愛用這個牌子？」經理好玄咧問。

阿成早就攢好勢欲按怎回話。伊講：

「經理伯！我早就探聽好先生娘平常時對家已較斟酌啥、佻意啥牌子的保養品。」

「若按呢！你哪閣佇彼格仔頂一罐一罐咧比較？」

「經理伯！你有所不知。我是提別的牌子咧佻先生娘平常時用的比較。」

「你做代誌誠頂真！按呢！我就放心。」經理那行那呵佬。

個二人等路買咧，向停車場行去，欲去說服先生娘。

講欲去說服先生娘是較好聽，其實是欲去共司奶，因為先生娘藥理也毋捌，毋過，採購佻出納攏捌佇伊的手頭，伊若莫擋這張訂單就阿彌陀佛矣。佇臺中，二人順路閣買二盒先生娘上愛食的太陽餅，一路來到診所。

來到門口，阿成透過彼个掛號的窗仔口，看著先生娘當咧無閒，伊就行倚彼个窗仔口輕聲仔共先生娘拍招呼。伊講：

「先生娘！你咧無閒！」

先生娘當咧整理數目，伊共手裡的數單園咧桌頂，tann 頭應講：

「Khóo--sáng！」

「是啦！歹勢！共你攪吵著。阮臺中的經理專工欲來拜訪你、多謝你的鬥相共。伊姓梁。」

繼落去，先生娘無愛予助理聽著伊佢廠商的講話，緊開喙講：

「你好！咱來去隔壁間講話較利便。」

個二人就綴佇先生娘尻川後來到會客室。梁經理先開喙講：

「先生娘你好！我姓梁，多謝你這幾年來的照顧佢 phâng 場。」

「免客氣！藥仔是林醫師生成愛用著的，用佢一間的攏全款，恁這個少年的足骨力，誠做生理，無用恁的，欲用啥人的？」

梁經理回講：

「無影啦！攏是先生娘佢林醫師照顧，才有這馬的伊。」

……。

二个人佇遐咧客氣來客氣去，有觸久仔，這中間也無聽著先生娘咧 complain 啥物。梁經理看時間嘛差不多矣！就開喙收尾講：

「先生娘！著啦！這是欲送予你的小小的等路。莫棄嫌！」

先生娘順手接過來，一看。

「Ua！遮的攏是我上愛食佢上佢意的保養品。恁哪會知影我的症頭呢？」伊講話真笑談，連「症頭」二字都講出來。

這個中間攏無出聲的阿成雄雄發 (puh) 一句講：

「這是阮經理一个仔小小的心意，莫棄嫌！多謝你！才勞煩先生娘替阮共林醫師說多謝。」

二人那講那行對門口，個知影林醫師猶咧無閒，毋敢共伊攪吵。

阿成出社會較無一年，就真做人。伊共送禮的情做予經理，知影林醫師當咧無閒，就拜託先生娘鬥共林醫師問好。

「再會！」

「再會！」

彼個月月底，阿成轉去臺北總公司開會。

一般 tik，佇臺灣的美國藥廠業務部二個月會開一擺會議，連開二工。一來，共分散佇各地區的業務人員集中轉來總公司檢討業績，檢討的範圍真闊，包含客戶的變化、業績的好稜、達成率的懸低佻其他……；二來，公司會倩一寡相關的講師來共遮的業務人員充電，包含藥理、新藥、行銷的技巧等等；第三，各地區若有啥問題也會使提來佻經理相佻研究。

彼暗，會開煞，規个業務人員載去北投食飯。平常時，逐个分散佇臺灣各地，難得做伙，佢就趁這個食飯時間，小啣一下，培養感情；有當時也會互相吐一寡苦水，罵講佢一个人客佻漚 tah，抑是佢一个人客佻好咧，互相交換消息，上重要的是若有佢一个業務需要，逐家會合倚來鬥相槌 (sio-kīng)。

第二工開會煞，業務經理招梁經理佻阿成三个人去佇另外一間細間的會議室開會。

業務經理先開喙講：

「阿成！先恭喜你提著一張大訂單。南投林醫師想欲有三工的假期，我有參臺北遮的經理參詳過，攏已經安排好矣！你轉去臺中才閣和梁經理討論細節，愛較幼路咧！毋通焮空 (piak-khang)」

業務經理啣一喙滾水後，閣繼續講：

「原則上，咱借用某一間教學病院的醫學研討會名義邀請伊來臺北參與，承辦的是咱公司，日期是後個月底，到這陣猶有成 (tsiānn) 個月，咱愛較早予林醫師去推伊的時間；伊欲按怎起來臺北，恁落去臺中了後，逐家才閣沓沓仔參詳。伊若來到臺北了後，所有的齣頭攏遮來發落，恁就免煩惱！不過，上要緊的是林醫師欲家己一个起來臺北參與醫學研討會，毋通予先生娘懷疑，這恁愛特別斟酌，袂使脫箠！若無，代誌就大條！邀請卡明仔載就會對臺北寄出去，你才斟酌一下。」

佇臺中，開會中。

梁經理猶毋知阿成欲按怎安排林醫師上北，為著這項代誌，伊開喙問：

「阿成！林醫師是欲買火車票予伊家已坐去臺北？抑是你欲開車佻伊做伙去……？」

聽著梁經理咧問，阿成就共這幾工想的計畫沓沓仔講予逐家參考，伊講：

「我是拍算駛車載伊去臺北，毋過，為著莫予先生娘起懷疑，我愛借用二个同事鬥相共，這二个是林醫師翁仔某無熟似的。一个當做洪『醫師』，這就勞煩文彬來假一下；另外一个是劉『醫師』，勞煩進嶼來鬥相共，毋知二位有閒 bô？」

阿成講了，越頭共個二人拜託，個二人攏共伊頓頭喝好。阿成就閣繼續講：

「彼工透早，我就駛車先去載洪『醫師』佻劉『醫師』二位，然後阮三个才做伙去林醫師個厝接伊；載著林醫師了後，會順路載恁二个轉去臺中分公司上班，我就和林醫師直接駛到臺北，共林醫師交予臺北的經理來 àn-nāi。恁看按呢有妥當 bô？」

逐家聽聽咧也無講啥，干焦喝一聲：「讚！」

經理嘛無啥新的齣頭，上尾講一句：「就照按呢去做」。

醫學研討會彼工透早，天猶未光，阿成就先載著洪「醫師」和劉「醫師」來到林醫師倚家門口。伊驚個二人若緊張袂記得個的角色，彼就害了了，致使落車進前特別閣交代一遍。

「文彬！你今仔日是洪『醫師』；進嶼！你是劉『醫師』，千萬毋通脫箠。」

二人閣真有『默契』同齊出聲：「你放心！阮二人已經套好勢矣！也有練過。」

阿成聽著個按呢講了後，感覺二个同事真佻 (thīn) 伊，就無閣講啥。伊共車門一開直接落車抑電鈴，想袂到是先生娘出來開門。伊真早就起床來梳妝打扮，看起來足有精神的，誠好禮咧招呼逐家。

「來 - 來 - 來！逐家先入來坐一下。遮早就欲出門檢采會無啥精神，我來泡一杯仔咖啡予逐家啲，電視頂有咧講『喝了再上』，恁啲一下，出門較有精神。」

先生娘講煞隨幹入去灶趺，一目仔，就捧出四杯燒滾滾閣芳絳絳的咖啡。

逐家那啲咖啡那破豆。上起先，阿成就簡單紹介二个新「醫師」予先生娘熟似。

「彼位是洪『醫師』；另外這位是劉『醫師』…。」

伊毋敢紹介傷詳細，無拄好講了若落氣，就害了了。倚佇門邊的洪「醫師」佻劉「醫師」倚甲袂輸門神，若柴頭尪仔。阿成若講著啥，二人就照劇本應喙，攏無加講話。

林醫師伊知影劇本，仝款恬恬倚佇邊仔毋敢出聲，若插喙，講的話鬥袂峇 (tàu-bē-bā)，就毋知欲按怎收尾。

對頭至尾攏是阿成佻先生娘咧應答較濟，伊 ànn 頭看手錶，輕聲仔共先生娘講：

「歹勢！透早就來共你齷嘈遮久。時間無早，阮愛來走矣！若較晏出門，驚佇高速公路頂去窒著車袂赴研討會，就毋好！多謝你的 àn-nāi 佻咖啡。」

「著啦！較早出門較袂車 車。按呢，我就無閣留恁。開車較細膩咧！再會！」

逐家就起身共先生娘告辭，一行四名向計畫的目的地出發。阿成先共个二个同事放佇公司，然後一路直接趕到臺北，共林醫師交予謝經理。个毋是約佇公司，遐人濟喙雜，驚共林醫師的代誌講出去，這對伊的名聲就毋好；个是約佇咖啡廳相等，三个人見面了，就先揣一塊倚窗仔邊的所在坐落來。

阿成先開喙講：

「謝經理！早！這是我上好的客戶林醫師，共我 phâng 場誠濟，我的業績攏靠伊，這逝就愛勞煩你囉。」

聽著阿成按呢講，林醫師搶咧先講：

「他是 Khóo--sáng 呵佬、做人，我只是用我愛用的藥仔爾爾。」

謝經理接落去講：

「林醫師！多謝你疼惜阮阿成。毋但伊定定褒你，阮臺中的梁經理嘛四常咧呵咗你。咖啡來矣！趁燒淋，咱那淋那講。」

三個人坐佇遐一句來一句去，時間過了真緊，日頭已經銓到厝尾頂。阿成 tann 頭一看，隨向謝經理講：

「我愛緊趕落去下港，下晡猶有代誌咧！經理伯！林醫師的代誌就拜託囉！」

伊閣越頭向林醫師表示講：「林醫師！這三工你好好仔放鬆家己，阮謝經理對臺北好空的所在真熟，閣足會準的，你放心！伊會共你 àn-nāi 甲好勢溜溜。」

謝經理回講：「你敢無愛食晝飽才走？」

「經理伯！林醫師！歹勢！我恰人約好矣！若食晝飽才走驚袂赴。」

「若按呢！我就無留你食飯。沓沓仔駛、較細膩咧！」

「恁這個業務阿成就是遮骨力，才會遮爾仔得人疼。」林醫師佇阿成欲走時閣呵咗一擺。

三工後的下晡時仔，阿成接著林醫師的電話，伊講：

「Khóo--sáng！真多謝！這三工予謝經理 àn-nāi 甲真四序，伊有影佇好空的所在喝水會堅凍，我這幾工規個人若螺絲放冗 (līng) 去，有夠爽的，厝裡的代誌、診所的病人攏抨佇尻川後，娶某後就毋捌有這款的感覺，誠好！轉去診所有氣力閣拚，也感謝你遮好的安排。」

林醫師佇臺北車頭咧等車時，緊揣 1 枝公用電話敲予阿成，共伊說多謝，轉去南投就毋敢講遮的。

量其約一年後，有一工暗暝，先生娘家己狗散步。林醫師無綴，伊趁這個閨縫敲電話予阿成。

「Khóo--sáng ! 誠久無敲電話予你矣！」

阿成隨應講：

「是矣！平常時叫藥仔佢數目都攞先生娘咧處理，你較無閒。毋知有啥愛我服務的？」

阿成誠替客戶想，知影醫生人較閉思，一寡代誌歹勢開喙。伊就會順人客的話尾，講予對方綴。林醫師聽著阿成按呢問，伊就繼落去講：

「你敢猶會記得頂年研討會的代誌？」

「當然會記得！」

「彼款感覺真讚！會使勞煩你閣替我安排一擺 bô ？頂年用的彼項新藥仔，我用欲了矣！這二工仔先生娘會閣共你叫一擺，你就照頂擺的價數出貨，數量全款，遐的差價全款留踎彼三工的假期。」

聽著林醫師欲閣訂一口大訂單，阿成歡喜佇心內險仔叫出聲，伊隨應講：「無問題！隨落去安排你的假期，訂單才等先生娘的電話。」

阿成就照頂年的流程落去做，干焦洪「醫師」和劉「醫師」的腳數 (kioh-siàu) 換人演。毋過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先生娘也毋是戇人。

第二擺研討會欲出發的透早，阿成全款遐早去載陳「醫師」佢鄭「醫師」，來到林醫師厝裡門口，伊先落車行到門前輕輕仔揸電鈴，這擺猶原是先生娘來開門。

「逐家早！入來啲咖啡，我已經泡好矣！」

「先生娘、林醫師 早！」三人就那入門那拍招呼。

阿成先開喙呵咗講：「Ua ! 跤手遮好！芳絳絳的咖啡已經上桌囉！多謝先生娘！」

「恁三个那啲咖啡那佢林醫師開講一下，我先起來樓頂創 -- 啥，連鞭落來。」

這擺先生娘的動作和頂遍無全款，伊早就共咖啡泡好等個，閣起 lih 樓頂創 -- 啥。



看佇阿成的目睷裡感覺彼个氣氛敢若怪怪；敢講林醫師嘛毋知？

一目仔時間，一个打扮妖嬌高貴的姑娘對樓頂行落來，伊敢若變一个人。伊的目睫毛變長，目睷四箍輾轉嘛畫甲目睷變大蕊，看起來親像 oo-lín-gió；身軀換一軀粉紅色的洋裝，閣配一條角格仔烏色的褲襪仔，看起來袂輸貴夫人。逐家目睷展大蕊一看，這毋是先生娘呢？毋但阿成个三个驚著爾爾；連林醫師嘛掣一趔，一个喙仔開開，規个頭殼反愣。個某自嫁伊了後，就毋捌化妝甲遮爾頂真著，想無伊是欲變啥颯 (pinn-siánn-báng)。

「Ua！先生娘你本來都已經遮嬌矣！閣予你化妝了，就袂輸天頂的仙女。」

阿成的喙呵啉是呵啉，心內煞雄雄發 (puh) 出一个無好的鏡頭，閣臆袂出伊是欲變啥颯頭。

佇逐家咧捎無先生娘欲變啥颯頭的中間，伊開喙矣！伊講：

「予逐家等遮久，真歹勢！我專工共這三工的代誌推開，想欲陪阮

a -ná-tah 來去臺北 lau-lau 咧！伊去開會，我來楚百貨公司。正義！你想啥款？」

先生娘猶毋捌佇逐家面前共林醫師黠臭。

逐家聽了後，八蕊目睷就佇遐相對相 (sio-tui-siòng)；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這個場面煞無人知影欲講啥，看起來這號 (lō) 翁仔某代，外口人就真歹插手。尾仔，林醫師只好先開喙，伊講：

「嬌某的！你嘛較好心咧！你想欲去，我是真歡喜。不過，你進前也無講起，這馬臨時臨陣喝講欲去，也無安排著你，按呢會足無利便的。」個自結婚了，林醫師就擺按呢咧稱呼伊。

先生娘看起來聳勢仔聳勢，伊講：

「這無要緊！親像拄才講的，日時，你去開會，我來楚街；暗時，咱才同齊來去食一个 romantic 的暗頓。繼落來，我閣會當陪你睷 Hotel。」

先生娘連「陪你睷 Hotel」的話都講出來。聽佇林醫師的耳空內，伊普普仔知影代

誌大條矣！敢若連鞭火山就欲爆發，伊請阿成個三个先離開。伊講：

「無地看！阮 a-ná-tah 欲陪我去參加研討會，誠歡喜。按呢就毋免勞煩逐家，恁去無閒恁的代誌，我家已開車載阮婿某來就好，多謝恁！予恁透早就加走一逝，誠歹勢！」

聽著林醫師按呢講，阿成個三个感覺著風颳欲來矣！驚去掃著風颳尾，就先告辭離開。

看著人客走了後，先生娘忍足久的規腹肚火開始夯 (giâ) 起來。伊大聲講：

「你莫掠準講我攏毋知半項！頂年，我一聽講恁佇診所的客廳落 (làu) 英語，頭殼內就感覺怪怪，恁若毋是計畫欲做歹代誌，哪著落英語？對彼陣開始我就斟酌恁咧變啥翹。你會借共廠商買 tok-khū-bái(特賣) 的機會，予廠商 àn-nāi 去臺北耍三工，閣叫一个誠出名的歌星陪你逛街、食飯，當做我攏毋知。頭一擺，我想講過去就準煞，想袂到今年你欲閣來一擺，按呢敢講會過？若予你繼續落去、慣勢了後，另工就按呢佇外口飼一个狐狸精，ah 我就害了了；規家伙仔就變甲亂操操。」

良心講，先生娘生了真婿，講身材有身材；講面模有面模，佗一項會輸影歌星？伊不止仔劈跤 (khiàng-kha)，規家伙的大細項代誌攏是伊咧主張，毋過，伊會發落甲好勢溜溜。對翁婿的照顧閣較無話講，對頭到尾，對早到暗，攏免個翁婿動手，干焦差放屎尿無插爾爾。出門時，林醫師橐袋仔 (lak-tāi-á) 毋捌紮錢，若愛開著錢，個某會替伊去納；三不五時若家已出門，伊攏會紮一个 han-too-ba-khù，內面園一本支票簿仔，毋管大大細細的錢額攏開支票，這是個某愛伊按呢做的，若講好聽是伊按呢較好扞數 (huānn-siàu)；若講較歹聽咧，林醫師佇外面的一舉一動攏走袂出伊的手心。

聽著個某講甲遮白，連叫一个歌星做伴的代誌都講講出來，表示伊知影袂少。這時，林醫師就真緊張囉。伊講：

「咱結婚遐久矣！你知影我平常時都誠無閒，規工看患者；看煞轉去厝裡干焦賸睏的時間爾爾，連佢你散步的機會都無，日子過甲實在誠齷齪，毋才拜託 Khóo--sáng 鬥安排一个仔假期，放鬆家已一下。本底想家已來去行行就好，啥知 Khóo--sáng 好意，倩一个姑娘仔陪我食飯、破豆，你莫想傷濟！我…」

聽甲袂做 lih 的先生娘就插話講：

「你真無閒，是無！Ah 我就閒閒呢？雖罔咱倩 oo-ba-sáng 共咱鬥煮三頓俗洗衫，我嘛是一工對透早無閒到暗，飼狗、狗、搨厝內…，沓沓滴滴的工課真濟；遮的煞了後，tō 閣去診所鬥相共，我敢就真閒？」

看著先生娘講甲性地強欲夯起來，林醫師趕緊插話講：

「我知！我知！你也全款足無閒咧！咱二人毋才會做甲遮忝。進前，我捌咧共你講咱會使倩人來鬥門診幾工仔，抑是倩一个來輪班，按呢！咱就聽好 (thing-hó) 有時間同齊來去度假；出國也好，踎國內嘛無要緊。毋過，你攏講因仔猶細漢，咱愛閣加拚一年仔；到今十外年矣，你猶是按呢講，我實在是接載袂牢，毋才會有這款的齣頭。」

先生娘嘛無通據在 (ki-tsāi) 伊講，換伊佔咧講：

「我遮爾拚勢著，是為著共這個家顧予好；遮爾仔儉，也是欲予咱的因仔將來通出國留學。這間厝的厝內厝外，敢無搨甲清氣溜溜？除了你彼粒頭以外，你的衫、褲敢捌家已熨 (ut) 過？皮鞋敢捌家已拭過？對頭到跤敢捌共你落勾過？遮的我敢捌 complain 過？」

先生娘愈講心肝火愈著 (toh)，伊閣繼續講：

「你拄才講了無夠坦白，彼个歌星敢才陪你開講、食飯俗破豆爾爾？伊敢無規工陪你甲貼貼？較讞的是閣陪你 thoo-má-lih( 過暝 )。遮的齣頭你當做我攏毋知？自從知影你欲參加研討會了後，我就倩一个掠猴的咧綴你，綴你三工，你啥物齣頭我攏嘛知。你今仔日愛予我一个合理的交代。」講到遮，伊開始掠狂矣！

其實遮儉著的先生娘哪甘開錢倩掠猴的。原來伊熟似一个別間藥廠的業務，誠拄好這個業務俗安排這擺林醫師的經理足 ma-tsih 的，佇破豆中無意講出來，哪知影會傳到先生娘的耳空底。古早人講「鴨卵較密嘛有縫」，真正有影。

看著先生娘咧掠狂，林醫師嘛輸人毋輸陣，輸人歹看面。伊的面腔嘛變甲愈來愈歹看。伊大聲喝講：

「你款待我若像咧飼 Khú-lò 全款，逐工共我飼予飽、食予肥，看起來膨皮膨皮；每日陪我上班、下班，共趁的錢攏交予你，予你後擺會當做好額人。你敢捌想過我逐工

按呢做，就親像一個趁錢的機器人 bô？我是一個有思想、有七情六慾的查埔人，久來，我敢擋會牢？

我知影你每日都足辛苦咧！日也做，暝也做。透早飼狗、狗散步了，就共伊關佇後花園規工，等到咱暗暝轉來；繼落，你閣陪我去診所上班規工。我就親像咱兜彼隻 Khú-lò，無全的是我關佇診所，伊關佇後花園；我會趁錢，伊袂曉，除了這二項以外，我有啥佻伊無全的？」

聽到遮，先生娘也有滿腹的苦水，伊講：

「有當時仔你愛去佻位 迺，我嘛會陪你去趁趁咧；愛食啥，我全款會買予你。你哪會使閣佻查某去 thoo-má-lih……。」

林醫師一聽著 thoo-má-lih，等袂到先生娘講完，伊就插落去講：

「你這款的款待佻飼咱兜彼隻 Khú-lò 有啥無全？我的橐袋仔毋捌袋錢的，若家已出門，欲開一仙 (sián) 五厘攏愛開你予我紮的支票，買啥物件、創啥代誌攏看佇你的目睷內，我敢有成一個人、一個查埔人？」

「無，你是欲按怎？據在你？莫共你插，據在你佻狐狸精鬥陣，甚至娶入門？」

「你嘛莫講甲迺歹聽！彼是廠商好意安排的，也毋是我主動去討的，嘛才一擺爾；彼就若咧咻牛奶，咻了就擲揸掬，我也袂買一罐牛奶粉轉來沓沓仔泡，閣較毋敢牽 1 隻牛轉來飼。」林醫師共責任揀揀予廠商。

先生娘愈聽愈火大。「啥貨！一遍都袂直矣！你閣敢牽一隻牛轉來飼……。」

……。

毋知二人冤家偌久？看起來相嚷規早起也無啥結果佻約束。林醫師頭越咧就出門，留先生娘孤一個覆佇桌頂 má-má 吼。

三工後，個二人之間看起來若無啥代誌，規个生活佻過去全款，牽狗的牽狗，看診的看診，唯一精差的是林醫師毋捌閣佻婿某做伙散步，伊攏家已一個出門「散步」。

一年半後，有一暝，一个青春、美麗的查因仔，手抱一个幼嬰仔來到林醫師個門口  
揸電鈴。

「遮晏矣！猶有人來揸電鈴？」先生娘喙唸咧唸咧、無啥歡喜出來開門。

「遮暗矣！敢有啥代誌？」

突然間，一道光焱焱的閃光鑿對伊的身上，予伊的目矚強欲擘袂開。

一時仔，伊看著一个穿插艷麗的少年查因仔，手抱一个幼嬰仔，伊知影代誌大條矣！

「遮敢是林醫師的厝？」

這個查因仔毋但生了媿，講話的聲閣有夠司奶，若親像青笛仔幼麵麵的叫聲，彼款  
叫聲會予查埔人的跤頭跌軟去。

「是！遮晏！你敢有啥代誌？」先生娘已經有淡薄仔受氣，遮暗竟然有查因仔來相  
揣。

「有啦！我是欲來佮伊參詳手裡這個因仔毋知欲按怎發落。」

「啥！」先生娘大哀一聲，規个人險仔死死昏昏去……。



### 作者感言

**林漢森** 鄉土語言工作者

無論是臺語、客語抑是原住民語言佇臺灣攏是弱勢的語言，  
向望政府會當重視伊的危機，學校教育會當對小學的課程延長到  
高中，較捷舉辦一寡本土的活動和比賽。逐家加油！